七十二家集

孫廷尉集題詞

臨川世說酷詆興公謂其負詞藻而多穢行褚季野至欲擲諸水以壓天譴渣滓之累極矣然其自評曰托懷玄勝高寄蕭條無所與讓爾時至與玄度竝

稱自是清流其諫移都與桓元子抗同異自是勁骨生平穢行了無足據臨川何所指而目之扎史又稱温王郗庾咸須綽為碑然後登石則既為時所重矣世說又載興公作庾公誄庾道恩

曰先君與君自不至于此又王孝伯讀長史誄曰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夫須碑然後登石豈其作誄詞而横遭抹殺乎恐出後人輕薄未可為準也天台一賦金石聲傳播至今范榮期尚有未

中宮商之慨此大言欺人耳獨
惜諸公碑爲唐人劃裂幾盡但
存崖畧無復斐然余於唐人
不能無憾云
重光協洽元正下澣張燮譔于
石隱書巢

孫廷尉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天台山賦

望海賦 又

遂初賦

詩

表哀詩 并序

三月三日

蘭亭集詩二首

王羲之蘭亭集詩二首附

秋日

情人碧玉歌二首

疏

諫移鄴洛陽疏

爲功曹參軍駁事牋

論

喻道論

卷之二

序

蘭亭集後序

王羲之蘭亭集序附

碑

太尉庾亮碑

太傅褚裒碑

丞相王導碑

太守郗鑒碑

司空庾冰碑
郝州府君碑

頌
聘士徐君墓頌有序

贊
賀司空循像贊有序
孔松陽像贊有序
蔡太常碑贊
老子贊

商丘子贊
原憲贊
道[illegible]贊
釋道安贊
康僧會贊
康法朗贊
劉元真贊
支孝龍贊
法威贊

笠法汰賛
銘
太平山銘
濔刻銘
樽銘
誄
庾公誄
王長史誄
附錄

孫綽傳　唐太宗

遺事

集評

孫廷尉集卷之一

晉太原孫綽興公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天台山賦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

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或倒景
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
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
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
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焉能輕舉而宅之非
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
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
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
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嵯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

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繚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嶠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

鳳之噰噰過靈溪而一灑蹝傾想於心曾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轍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形雲斐亹以翼標暾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

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尒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望海賦

五湖同浸九江叢溉抱河合濟吞淮納泗南滐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迢遞以疏屬島嶼綿邈以牢羅殖嵬崔之碣石搆穹隆之羣岢玄異之府亘亦之房鱗彙萬殊甲産無方包隋珠衘夜光瑇瑁熠爍以泳游蠵蠵煥爛以映濯虛貝含素而表紫蠳螺絡丹而帶緗青甲芬颸以徽扇玄木杳渺以舒芳其卉木則綠苔石髮蔓以流綿紫莖芘綜解以被渚華組依波而錦披翠綸扇

風而纖舉長鯨嶽立以截浪蛟䱛揚鬐以排流巨鼇頂負以冠山烏鰂呼翕以吞舟鵬爲羽傑鯤稱介象與遞卒天背負重脊衆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考萬川以周覽亮天地之綜緯彌綸八荒亘帶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匱

又

若乃惟馨陳祈祝不悞言或適於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暢溯流往還各資順勢變帆同燕倏如驌驦背馳夆如交集輕舸

遂初賦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却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詩

表哀詩 并序

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徼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祜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

道羲虞幾祗礪大禹之艱豈悟一朝復見孤
棄上天極禍慫痛莫訴皆由愆積咎深不能
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薦雁歷敍棘守寥
悅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
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
茫茫太極賦受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徂（一作殂）
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墟禽我
以羲鞠我以仁撥適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
勤教鵞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予小子譬彼

土蠻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孌懷袖極願裴撤柰何慈妣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三月三日

姑洗斡運首陽穆闡嘉卉萋萋溫風暖暖言滌長瀨聊以游衍縹萍齊流綠柳蔭坂羽從風飄鱗隨浪轉

蘭亭集詩二首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脩竹
蔭沼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濫觴舟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皐鶯語吟脩竹游鱗戲
瀾濤携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
味在聞韶

王羲之蘭亭集詩二首附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
彼舞雩異世同流迺携齊契散懷一丘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
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
差適我無非親

秋日

蕭瑟仲秋月飂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
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
葉辭榮條撫菌藝文作葉悲先落欝一作攀松羨後凋
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
伊遙

情人碧玉歌二首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君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疏

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旦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逖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

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夫靖康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計分不得不保小以圖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

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

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飧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

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
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鎭洛陽於
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淸一河南
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
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
逆不化復欲送死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
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
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儉樸之
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

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噴㖸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獻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

顏哉如以干作罪大欲加顯戮俾丹誠上達退
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爲功曹參軍綏手牒

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糺謬外內默識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有所以獻可替否舉直違枉者也

論

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窗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

裸俗韶夏之爽鄙俚至直絕於漫習大道廢於
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
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
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
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
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
放酒者羅刑婬為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
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

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遯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遺民而賢佞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僉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愆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

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聰顯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斃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餓而樹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豰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

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答可謂遯
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
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
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蕭灑然太和暨
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
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
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
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
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

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蜫蟲無加隱惻至於讞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宥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救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

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疎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榦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

以袪之答曰此此誠鄉俗之所甚惑僻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然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毋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示光厥親若個個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

不敢立賴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見危授命誓不顧親背名注史筆垂標發首說注者皆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緜旅遐裔而禹不告退君命委身命以尋父而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衛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視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

書著大賢誠以其怨南面之尊然亦虛之責言
讓之功遂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華夷俗流
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
尼目之爲仁賢許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
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危名冠烈
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
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
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縶故辭其鬚髮
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脩簡易於是捨華殿

而卽曠林解龍袞乃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
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損馳騖之轡塞
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旨意放
休戚心去於累胄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
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
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
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
身丈六金色焜耀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
二好姿八十形偉群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

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廻天儛地飛山結流存
亡倏忽神變縣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
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
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
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
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
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
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
既得弘脩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

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矣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井際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孫廷尉集卷之二

晉太原孫綽興公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序

蘭亭集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

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
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
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
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
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
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

王羲之蘭亭集序附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
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

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暎
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
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
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
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
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
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
蹔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碑

太尉庾亮碑

次背甲以啓胄鑣遐武於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於秋毫玄風暢乎德音闕門者貴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玄標形者得之廊廟悟言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華樊麟趾縶于椒房王敦阻兵玩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將

軍要雄戟以杖華轂觀武旅以翼豹尾苑難之
心義形于色親愛中語奔告方伯於是羣后郡
盟同稟高謨嚴栖懷德以嚮挺義拯神器於獸
吻狀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公
以為戰伐之謀仁所恥開說立德弘道幹幾不
惑閫門沈舟將遣迹川海超累遣侍中黃門通
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
警宇內歸穆然之矣銘曰
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

償之數餌伊公達人忘懷形骸逍遙再濟再躍
婉若游龍

太傅褚裒碑

公資淸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自然沖識足乎弱冠令章內映而不邀儌察之明玄識洗遁而不以浮藻雕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然爾獨得膚見莫測其與加以溫恭孝友少思寡欲都督兗州刺史將以藩屛幾甸綏撫宇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已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尚書事公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必

國危方難未夷恩淸所及夏一天牟且帝命所
存以社稷爲寄謀身遲疆方此爲輕漂爲意疾
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克類拯拔胥民繇甲練
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劍履將
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廓箕以逆徒尚繁困獸難
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勳未捷義聲亦足
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

邈邈遠遊覃覃令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
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徽刊高議

丞相王導碑

公胄與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闡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粹氣發聯醇醲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乎道旨沖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煗侔於冬日信人倫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繼再絶獫狁孔熾凶類猋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番王室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杖王道以應天人之會于

時乾維隆振創制理物申宗洪巳雅仗賢相尙爻之任且膺在公存意無能之役迥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會詠雖簪紱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巳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桃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勲舉非夫領鑒玄遠百鍊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潁州府君碑

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遂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圖以足之於天伽冠之於縉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龜三蹤冲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偉器者矣嬌嬌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遨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効違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頌

聘士徐君墓頌 并序

晉南昌相太原縣若白濮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邈音徽遼播儁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牽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遺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潜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

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飄謠生於情託雅頌與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貞獨暢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日休明或嬰險宏谷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壑蕭落松竹蕭森荒荊虛宇悄悄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贊

賀司空衍像贊有序

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玉參貞鑒與南金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遠傷禮樂之不舉於是覃思深講銳精幽賾雖齊侯之歸孟軻漢王之崇仲舒無以加焉贊曰

思文公侯誕保休祥素質玉潔華藻金章總角蘊德被褐韞光自昔喪亂鉦鼓日震禮樂藏器

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懷澄靜節觀洙泗揚波
絶津方雖金鉉協贊衡機昊天不弔愈不憖遺
縉紳頹絶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舉商同悲

孔松楊像贊有序

君德既純固其守治邃剸主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廉夫其溫恭篤誠謙謹勤勤外身崇物匪躬厚人指摘必謙勤靜克讓允有古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斯階方大臨政弊邑潔齊冬冰凝作春露

於穆我后令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纓紳降逝垂化凝作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某太常碑贊

海岱協靈育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風徊翔文齊游夏行儔曾史有邈其升令問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譽邵束帛既言旌節仍招儀刑朝堂流風丹霄將振華袞永煥皇朝上帝靡監曾不慭遺衡霍頹鎮哲人其傾邦國殄瘁縉紳喪情仰邦高範永播休聲

老子贊

李老無為而無不為道一堯孔跡又靈奇塞關內鏡冥神絕涯永合元氣契長兩儀

商丘子贊

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

原憲贊

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

道壹贊

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榦扶疎

釋道安贊

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

康僧會

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

康法朗

銘

太平山銘

嵬峩太平峻蹈華霍秀嶺樊縕奇峰挺崿上干翠霞下籠丹磴有士宜遊䁆徃奇託蕭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覯止渙焉融滯懸欏翠微飛宇雲際重巒𡾊巃迴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漏刻銘

二儀貞運聖曆通玄數以器徵理以象宣乃御紗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筩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虯吐注陰蟲承瀉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衆事同倫

樽銘

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鐏時誥猷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淵此玄醴延我嘉賓與僕寄詠聊以標散辭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蹋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提之德齊上哲

誄

庾公誄

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與公作庾公誄文多寄託之辭旣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王長史諫

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游水間此玄味 王存伯兄

日亡祖何至

與此人周旋

附錄

孫綽傳　　唐太宗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恆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

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
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荅
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
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
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
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
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
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
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

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

遺事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世說新語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世說新語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世說新語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非無文釆酷無裁製 世說新語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商略先往名達林公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世說新語）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世說新語）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世說新語

孫綽爲劉惔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 晉書

會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

于時之傑孫興公目之曰沈爲孔家金顏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美弘道伏

謝萬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孫義爲得 中興書

孫綽爲著作郎毎自嗜中見筆端吐光若火 雲仙雜記

集評

永嘉以來清虛成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辭 詩品

孫綽旋規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 文心雕龍

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孫二篇最爲辨裁 文心雕龍

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 齊書文學傳後

王弼何晏好玄勝之談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

詢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續晉陽秋

孫綽作商丘子贊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曰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世說新語

孫綽詩疎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上官儀詩密樹風煙廻塘荷葉新蓋因此得字也 劉溪詩話